

我是王爷的暗卫，还是他的暖床奴婢，他不舍不得心上人，就总来折腾我，我恶心极了，只想逃离，机会终于来了，我要替嫁到丞相府。

1.

「算了，我来嫁。」

男人神情松懈下来，冲身旁的少女道：「漫漫，别哭了，玉柳说她替你嫁。」

他甚至都没看我一眼。

我忽然想笑。

这个男人叫沈桐文，是我的主人，当朝敬安王。

我是他的暗卫，有点特殊，会跟他发生关系的那一种。

他身边泪水涟涟的红衣少女，是他妹妹沈漫漫。

当初南州水患，我爹娘为了两碗米粥把我卖到敬安王府。

我跪在院子里时，年少的沈桐文刚好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在我面前站定。

他微微抬起下巴，冲一旁恭敬弯腰的管家道：「这个丫头，我要了。」

那会儿沈桐文才十四岁，世家公子们情窦初开的年纪。

我面黄肌瘦，身上也脏兮兮的。

他竟然能透过我蓬乱的头发，发觉我有一张与他妹妹沈漫漫三分相似的脸。

实在是目光锐利。

或者爱入骨髓了吧。

沈桐文对我，又很好，又不太好。

好的是他教我武艺，给我吃穿，把我养得与娇生惯养的沈漫漫愈发相似。

不好的是他拿我做他最见不得光的一把刀，令我的手上染了数不清的鲜血，又常在夜里入我床帐，与我欢好了无数次。

每次睡到半夜，被他粗暴的挑弄惊醒时，我就知道，沈漫漫又跟他闹脾气了。

沈漫漫与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有兄妹之名。

他爱沈漫漫爱得不像话，一句重话都舍不得对她说，倒是在床榻上对我发狠，掐着我的下巴轻蔑道：

「如果不是你与漫漫有几分相像，你这条贱命早没了。」

我没说话。

他的眼神忽然又和软下来，轻声道：

「玉柳，你安分守己，不要肖想不该你想的东西，我会好好待你。」

我觉得这人多多少少脑子有点问题。

后来我和这兄妹二人的关系，就形成了一种诡异而稳定的循环。

沈漫漫跟沈桐文闹脾气，沈桐文就来找我，折磨我。

沈漫漫气不过，跑来讽刺我，我怼回去，她就找沈桐文告状。

沈桐文斥责我，处罚我，完了回去哄人，好不容易哄好，没几天又闹。

周而复始，永无止境。

我他娘的不想干了，我想从这个循环里跳出去。

正好这时候，皇上下旨，给沈漫漫和当朝丞相严玄亭赐婚。

据说严玄亭身有恶疾，活不过三十岁，且心狠手毒，性取向还有点问题。

所以，沈漫漫哭着闹着，不愿意嫁给他。

不要紧，我愿意啊。

总之，我就这样顶替沈漫漫换上嫁衣，坐进了迎亲的轿子里。

沈漫漫一下就不哭了，她看着我，目光冷冷的，又有一点畅快。

「玉柳。」她擦干眼泪，走过来，将一枚玉钏塞到我手里，低声道，「你且好好地去吧，这就是你的宿命。哥哥他，以后就归我了。」

说完，她又略略抬高了声音，温柔道：

「谢谢你，玉柳……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会永远铭记在心。」

我觉得吧，这两人不愧是兄妹俩。

脑子是一脉相承的，不太好。

我戴上沉甸甸的凤冠，又盖上盖头，坐进轿子里，一路摇摇晃晃地进了丞相府。

其实我心里还挺高兴的。

这是我第一次穿红衣，想不到就是嫁衣了。

衣裳是按沈漫漫的尺寸来做的，我穿稍微大了点，不过不要紧。

之前，因为沈漫漫爱穿红衣，所以沈桐文就不许我穿。

再加上我的暗卫身份，我能穿的，几乎只有黑色。

因为丞相大人病弱，一系列拜天地敬宾客的仪式都免了，直接送入洞房。

我坐在烛火跳动的房间里，没一会儿，听到门开了，接着脚步声渐渐近了，停在床前，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挑起盖头。

我下意识抬起脸，正对上一双含笑的眼睛。

眼睛的主人笑着对我说：「你不是沈漫漫啊。」

他实在有一张极好看的脸，眉毛淡黑，下面是一双明澈而沉静的眼睛，嘴唇微微勾着，没什么血色。

这张脸的颜色淡了些，可却像笼着一层江南细蒙蒙的烟雨，反而衬得气质矜贵清华起来。

「我的确不是。」我坦然地点了点头，小腿搭着脚踝一勾一勾的，眯起眼睛望向他，「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「我见过沈漫漫。」他说，「她没你好看。」

这句话，我受用至极。

当即仰着头，冲他很灿烂地笑：「沈漫漫听说了一些有关你的传闻，不愿意嫁过来，我就替了她。」

他点了点头，很冷静地问我：「你知道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吗？」

「知道，但我武艺比较高强，打得过我的人，可能不太多。」

他终于笑了，笑起来时眼睛向下弯，嘴唇微微有了点血色，看上去非常漂亮。

他笑着，忽然侧过头去咳嗽了两声，又转回来对我说：「没关系，我娶你就好。」

那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微微挑开我的衣襟。

火红的床幔被放下来，我身上的嫁衣被一寸寸剥下。

「那个。」我又一次出声了，「我的贞洁已经没有了。」

严玄亭本来在啃我的锁骨，这下抬起头来，笑着问我：「贞洁是什么？」

他好像一点都不介意，只是慢条斯理地附在我耳边，低声念：「粉香汗湿瑶琴轸，春逗酥融白凤膏。」

欲火在他冷静的眼睛里星星点点地燃起来，直至连绵成海。

可是这句诗由他念出来，当真一点都不下流，只是沙哑低沉，莫名地令我情动。

意乱情迷的时候，我听见他问我：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我稍微找回了一点理智：「敬安王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玉柳，可是我不喜欢。」

他抬起上半身，在暖黄的烛光里凝视我的眼睛：「那你本来叫什么？」

「絮絮，我叫絮絮。」我说，「敬安王说这名字贱得很，和他们敬安王府的气质不太搭。」

严玄亭冷笑了一声，语气里多了几分仿佛与生俱来的倨傲。

「一个空有名声的敬安王府，倒真拿自己当回事了。」

他说完，俯下身来亲吻我的眼睛，笑着说：「那我就叫你絮絮了。絮絮，很可爱的名字。」

我爹娘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只说贱名好养活。

沈桐文万分嫌弃它，沈漫漫更是瞧不上。

严玄亭是第一个说我名字可爱的人。

谣言真是猛于虎，半点作不得真。

这样一个人，温温润润的，像是一块上好的玉，哪里能称得上心狠手毒。

在恍惚间被带着向云层里攀升时，我朦朦胧胧地想：

沈桐文，真是没用的玩意儿。

原来这种事，是这样的舒服。

2

一直折腾到深夜，我们才沉沉睡去。

我体力很好。

严玄亭睡了，我没有。

我在装睡，主要在思考。

临走前，其实沈桐文还给我安排了最后一个任务。

他说只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他就给我解药，从此我就和敬安王府没关系了。

这个任务，就是刺杀严玄亭。

可我忽然舍不得动手了。

因为实在是.....

太舒服了。

严玄亭的身体，大概是真的不太好，夜里我总听见他低低的咳嗽声，以为他醒了，可是却没有。

回想起来，他那张素白得微微透明的脸，并不是天生的，反倒更像是病态的苍白色。

天蒙蒙亮时，严玄亭醒了。

他刚咳了两声，我就把一杯温水递到了他面前。

借着窗外乍破的天光，他含笑望着我：

「我特意吩咐了，丫鬟不曾守在门口，絮絮，这水是你自己去倒的吗？」

「不是。」我抿了抿嘴唇，「昨晚的茶水冷了，我用内力加热了一下。」

「絮絮果然武艺高强。」

他温声夸了我一句，将茶水一饮而尽，伸手将我揽进他怀里。

严玄亭胸膛温热，长而柔软的头发拂过我脸颊，触感微痒，勾得我心底都发起颤来。

但我不好意思直说，只好用行动暗示。

严玄亭却非要我把话直接告诉他。

「说出来，絮絮。」他奖励般在我嘴唇落下一个吻，「要记得，以后有什么话，只管如实告诉我，永远不必有什么顾忌。」

我应了声好。

然后任由自己沉沦。

一直到天色大亮，我们才起床，穿戴完毕。

严玄亭说，他要带我入宫觐见皇上。

我点点头，并没有告诉他，在此之前，我早已伏在皇宫大殿的房梁之上，见过皇上好几次了。

少年皇帝今年不过十七岁，他十三岁时登基为帝，是严玄亭力排众议，将他推上去，稳稳地坐在了那个位置上。

然而君心多疑，小皇帝位置坐稳，渐渐大权在握后，便对严玄亭生了戒心。

这些事情，都是从前做暗卫时，沈桐文一点一点告诉我的。

他说小皇帝与严玄亭之间的关系很是微妙。

权力倾轧，互相猜疑，又离不得对方。

马车一路向宫里驶去，严玄亭坐在我对面，含笑注视着我。

暖春四月，他身上仍然披着厚厚的大氅，墨黑的发下衬着一张如玉的脸，脸色苍白，瞳仁漆黑，下面一段纤细的脖颈，喉结凸起，隐隐透着血管的青色。

很脆弱。

只要我轻轻一用力.....就能拧断。

上个月，我受沈桐文之命，潜入某座青楼，拧断喉咙的那个人，好像就是严玄亭的手下。

我心里忽然生出几分罕见的愧疚来。

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严玄亭问我：「絮絮，你这么出神，是在想什么？」

我下意识答道：「想你。」

说完回过神，就瞧见他望着我，眯起眼睛笑，眼中好像一瞬间就云消雾散：「我就在你眼前，何必要去旁的地方想？」

我抿了抿嘴唇，轻声说：「我在想你的病。沈漫漫不愿意嫁给你，就是因为听说你体弱多病，活不了多久了。」

「那絮絮是怎么想的呢？」

我认真地望着他：「你对我很好，我舍不得你死。」

这句话真心实意。

他好像也很受用，笑容愈发光彩夺目，只是笑着，又转过头去剧烈地咳了几声，这才对我说：

「放心，我不会死得太早。传言说得倒没错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的身子……不大好。这是中毒留下的后遗症，虽不至于危及性命，但后半生也是不太好过的。」

「不过这样也好，若不是我体弱多病，皇上怎么敢放心用我？」

马车很快进了宫门，沿长长的夹道一路往前，停在大殿附近。

严玄亭挽着我的手跨入殿内，我一眼便瞧见了龙椅上坐着的小皇帝。

他走下台阶，对着我的脸细细瞧了片刻，转头问严玄亭：

「这便是敬安王的妹妹吗？」

严玄亭嗓音温淡：「这是臣的妻子叶絮絮。」

「若朕没有记错的话，严相此前来请朕赐婚，求的是敬安王的妹妹；朕下旨赐婚，赐的也是沈家。」

小皇帝眯了眯眼，神情若有所思。

我却愣在原地。

是严玄亭瞧上了沈漫漫，所以特地求来的赐婚？

我觉得自己好像被骗了。

严玄亭转过头去，猛咳了好几声，甚至咳出一口鲜红的血来。

症状一下子就比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严重了许多。

在小皇帝焦急却又骤然放松下来的神情里，他淡淡道：「敬安王送来的人，就是絮絮，臣也只认她做妻子。」

「严相于朕如兄长，更如老师，朕怎么能让你受如此委屈？」

「皇上为臣打算，臣心里清楚，只是臣已经与絮絮结为夫妻，今日来，便是请皇上给她一个体面。便是臣离开，也能放心得下了。」

我没想到严玄亭是来为我请命的。

在他声声剧烈的咳嗽声里，小皇帝提笔写下圣旨，封了我一个高阳县主。

严玄亭微微躬身，行礼谢恩。

小皇帝望着他，眼眶微红：「严相为朕肱股之臣，还是该多保重身体。」

我们回府时，春风送暖，严玄亭温凉的指尖扣着我的手腕，低声问我：

「絮絮，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？」

我默了默，说：「我觉得你演技甚好。」

不但演技好，戏路还很宽。

在小皇帝面前是一套，在我面前又是另一套。

「既然你喜欢沈漫漫，为什么还要娶我？」

「谁说我喜欢沈漫漫？」

「你不喜欢她，为什么要求娶她？」

「我求娶她，是因为我知道沈桐文喜欢她，而我跟沈桐文有仇。」

他凝视我的眼睛，唇角仍然挂着浅浅的弧度，笑容却毫无温度，「不共戴天的大仇。」

3

我又开始思考。

忽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。

如果严玄亭也跟沈桐文有仇，我能不能跟他合作一下，把沈桐文弄死，然后拿到解药。

毕竟那毒发作起来，我还是挺痛苦的。

而且严玄亭一看就比沈桐文靠谱。

起码他在某些方面天赋异禀，技巧多变，又温柔耐心。

人也长得更好看。

我还没考虑出结果呢，我们已经站在了丞相府门口。

严玄亭却没领我进门，反而步履一转，向外而去：「走吧絮絮，我带你去添置些东西。」

他要给我添置的东西，是胭脂水粉、珠宝首饰、锦衣华服。

这些其他闺阁姑娘已经见怪不怪，但我从来没拥有过的东西。

站在京城最大的成衣店内，我一眼就相中了一条红裙子。

裙摆上绣着不知道是什么的花，但很好看。

我暂时把弄死沈桐文的事放在了一边，进去试裙子。

结果穿好后刚出来，一眼就看到了跨进门来的沈桐文和沈漫漫。

严玄亭背对着他们，没看到，只微笑着夸我：

「絮絮，你穿红裙真是好看，明艳活泼。」

他好像特别喜欢夸我。

而且逮着什么都能夸，用词还不重复。

方才在水粉店里扫了胭脂，说我娇美动人。

在首饰店里戴了东珠步摇，又说我雍容华贵。

我人生前十八年受到的所有夸奖加起来，都没有这两天多。

他身后，一袭红裙的沈漫漫冷哼一声，不屑道：「东施效颦。」

看来她对自己非常自信。

听到她的声音，严玄亭顿了顿，接着缓缓转过身去。

「敬安王。」

一字一顿，声音里漫上丝丝缕缕的冷意。

他看都没看沈漫漫一眼。

但沈漫漫的眼珠子却仿佛黏在他身上一样，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，终于掐着嗓子柔柔弱弱道：「公子认识我哥哥吗？」

这异常娇软的声音。

我上一次听见，还是她柔声央求沈桐文将我打断腿，赶出敬安王府的时候呢。

我面无表情地说：「当然认识，不认识打什么招呼。」

「叶玉柳！」

沈漫漫蹙起眉头，看上去很想像从前那样厉声呵斥我。

但她没有。

只是望着我，咬了咬嘴唇：「我与这位公子说话，并没有问你，你为何要插话？」

我觉得无语。

明明她进来的时候，才听过严玄亭夸我，怎么转脸就忘了。

于是我只好提醒她：「因为你问的这位公子，他是我的夫君。」

话音未落，我忽然听到身边的严玄亭发出一声轻笑。

好像心情很好的样子。

我微微侧过脸，正好对上他的眼睛。

狭长湿润，可在成衣店稍显昏暗的光线下，竟然格外光芒熠熠。

再看沈漫漫，才发觉她的眼神凝固在严玄亭身上，看都没看身边神色发沉的沈桐文。

「你.....你就是严玄亭？」

沈漫漫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发颤。

我怀疑她可能后悔了。

毕竟严玄亭长得比沈桐文好看多了。

那一双好看的眼睛，笑起来时，令人想到高山融化后，汨汨奔流而下的雪水，清冽又干净。

沈桐文的眼睛不是这样的。

他心头充满人世间纷杂的欲念，因此是十分浑浊的一双眼。

想到这里，我往沈桐文那里看了一眼。

沈桐文竟然也没顾上自己的人生挚爱，只用一双黑沉沉的眼睛瞪着我，目光中流露出几分狠意。

然后他微微抬手，冲我露出了他指间的一抹白。

那是我每个月都要用一次的白玉瓶，里面封着能暂缓毒性的解药。

算一算，距离这个月毒发，只剩不到五日的时间了。

毫无疑问，他在威胁我。

我想杀他的念头顿时更强烈了。

「是啊，我就是严玄亭。」严玄亭轻轻弯了下眼睛，抬起手来，扣住了我的手，「本相与沈姑娘，原本该有一段姻缘的，到底没有缘分吧。」

许是在没有阳光的房间里站得久了，他的手指一片冰凉。

只是这话听起来，怎么还很遗憾的样子。

在沈漫漫骤然苍白的脸色里，严玄亭扔下一锭银子，挽着我的手往门口走。

掌柜在我们身后喊：「大人，夫人换下来的衣服——」

「不要了。」

严玄亭轻飘飘地说。

原本我身上穿的，是从敬安王府带出来的衣服。

乌漆嘛黑的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

扔了正好。

路过沈家兄妹的时候，我看到沈漫漫咬着嘴唇，用一种波光粼粼的眼神，楚楚可怜地望着严玄亭。

然而他目不斜视，就这么挽着我，走了出去。

出门后，喧嚣的人声扑面而来，和着灿烂而盛大的阳光，擦着我的脸颊，落在耳边绒绒的发丛里。

我低声问严玄亭：「与沈漫漫没有嫁娶的缘分，你心里很遗憾吗？」

「是庆幸。」严玄亭一脸正色地说完，又微微挑起眼尾，冲我轻笑，「夫人莫不是，醋了？」

我有点发愣。

这两个再普通不过的字眼由他说出来，怎么就多了这么多蜿蜒又缠绵的意味。

「那倒不至于。」我说。

他眼中的光微微一暗：「我带你出来逛街，何必提那无关紧要的人。走吧，前面还有许多店没逛完。」

这好像是京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。

街道两旁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铃铛清脆声，混着小孩子奔跑追逐的欢呼声，热热闹闹地送进我耳朵里。

于我而言，实在是太过新奇的体验。

好像人生里那些大片缺失的空白，得以在严玄亭手中一点点被填补起来。

在敬安王府的时候，沈桐文是不许我白天出门的。

他说，暗卫，必须与黑暗为伴，且我替他做了太多见不得光的事，不可暴露于人前。

于是我昼伏夜出。

夜不出，昼也得伏。

逛到一家荷包店的时候，严玄亭非要我帮他挑一个。

我握着一堆花花绿绿的荷包不知所措时，女掌柜热情似火地凑了上来：「这位夫人，不如给你家夫君亲手绣一个啊？」

我蒙了。

我这一双手，握过剑，沾过血，杀过人，独独没有碰过绣花针。

「可是我不会……」

「没事，我们这儿有配好的材料包，图案都描好了，您只管按着教程来就是。」

说完，她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放进我手里。

我转头看着严玄亭。

他低头，手握成拳抵着下唇咳了两声，笑道：「絮絮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就不绣了。」

我望着他苍白的脸默了一默。

「没事，我挺喜欢的，你付钱吧。」

4

严玄亭送了我那么多东西，投桃报李，给他绣一个荷包，也是应该的。

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捏着那枚绣花针坐在烛火面前时，我还是半天也没下去第一针。

严玄亭原本坐在床边翻书，这下丢了书本坐过来，支着下巴望向我：「絮絮，怎么了？」

我诚实地摊开手。

「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绣。」

他笑了，把东西从我手里接了过去。

严玄亭实在是个神奇的人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竟然连绣花都会，还绣得很好。

我眼睛一眨不眨，认真地看着那青竹图案的轮廓在他手下渐渐成形。

然后他忽然将针线丢下，伸手来拽我。

「天色不早了，明日再绣，夫人与我还是早点歇了吧。」

我及时地想起了他体弱多病的事实，怕他力气不够，于是主动对他投怀送抱，满满当当地跌进他怀里。

下巴磕在他胸前，他闷哼了一声。

我仰头望着他：「疼吗？」

「疼。」严玄亭低着头说，「要夫人亲一亲才会好。」

这个方法，没有医学根据，纯粹属于闺房调情。

但我觉得哄哄严玄亭也不要紧，于是有些生涩地凑过去吻他。

他一下子反客为主，伸手将我抱起来，一起滚到了床榻上。

「严……」

我迟疑了一下，不知道直呼丞相的名字算不算大不敬。

他笑着吻了吻我的眼睛：「怎么不叫了？」

我诚实地发出心中疑问。

严玄亭眯了眯眼睛，忽然惩罚似的在我肩头咬了一口，嗓音低沉道：「那你与丞相这样，也算大不敬吗？」

我觉得他说得极有道理，于是催促：「严玄亭，你快些呀。」

他额角滚落一滴汗珠，许是情动的缘故，原本苍白的脸色透着几分旖旎的红。

却在最关键的时候停了下来。

「好絮絮，叫夫君。」

我叫了。

然后——

救命。

严玄亭睡着时，手仍然有一下没一下地抚弄着我的头发。

天微微亮了，我起身，出门时正好撞见昨夜进来换床铺的那个姑娘，叫春雪。

她睁大圆溜溜地眼睛望着我：「夫人醒了？那相爷……」

「丞相他昨夜累了，今日须得多休息一会儿。」

春雪红着脸点了点头，又问我要去哪儿。

我沉吟片刻。

「出门买早点。」

这当然是借口。

我是去拿解药，顺便见一见沈桐文的。

昨日他那么暗示我，我怎么可能看不懂。

但我没想到，一见面沈桐文就阴沉着脸问我：「为何还不对严玄亭下手？」

我觉得他脑子的病越来越严重了。

我才嫁过去三天，严玄亭就死了，而我又是替沈漫漫嫁过去的，皇上能不怀疑他吗？

何况我现在更想杀的人是他。

我不答话，他目光却停在我颈间，蓦然瞪大了眼睛，怒气冲冲道：「你与严玄亭竟然做出这种事？！」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刚才看的，是严玄亭留在我脖颈上的吻痕。

「好啊，叶玉柳。」他咬着牙冷笑道，「你不动手，莫不是那严玄亭将你伺候得太过舒服，你不舍得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我说。

他似乎没料到如此坦白，很是痛心疾首：「玉柳，我待你还不够好吗？」

顿了顿，忽然又愤怒道：「我就知道，当初你亦是拒绝我。叶玉柳，你这个浪荡的女人！」

我忍了一会儿，还是没忍住：「有空找个大夫，看看脑子吧。」

当初他趁着我毒发爬上我的床榻，说要同我欢好一次，才给我解药。

后来尝到甜头了，次次都拿解药威胁我。

书房里，床榻间，都有。

将我浑身弄得鲜血淋漓，还问我舒不舒服。

我舒服他大爷的。

现在我严重怀疑，他说我浪荡，只是在为自己的不行找借口。

毕竟比起严玄亭，他在床事方面简直就是一无是处。

「我会找机会刺杀严玄亭，但你得先将这个月的解药给我。」我说，「否则我毒发时过于痛苦，很可能将你供出去。」

沈桐文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冷眼神望着我：「玉柳，你翅膀硬了。」

但还是拿了解药来给我。

我握着白玉瓶，转身欲走，结果他又说：「等一等，漫漫说她要单独见见你。」

片刻后，我与沈漫漫二人站在房间里。

她不屑又鄙夷地望着我：「叶玉柳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荡妇！勾引了我哥哥还不够，连严相都被你蒙蔽！」

「你怎么又开始把沈桐文当哥哥了？」我疑惑地看着她，「上一次你单独来见我的时候，说你和他没有血缘关系啊。」

沈漫漫神情僵了僵。

然后她抬着下巴，骄傲地说：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会很快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」

对话终于结束了。

我一刻都不想在敬安王府多待，施展轻功，飞快地往丞相府赶。

中途，我还买了两个刚出炉的新鲜肉饼，用以证明我的确是出来买早点的。

结果回去的时候，严玄亭已经不在床上了。

我又揣着那两个饼去前厅寻他。

站在穿堂的侧廊尽头，正好瞧见他倚在铺了软垫的太师椅上，慵懒地撑着下巴。

那张清贵又俊秀的脸有一大半都隐在阴影里，光影明明暗暗，落在他那一处时，恰好是极暗的颜色，令我不能看清他眼中的情绪。

只能听到他懒懒的，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：「杀了吧。」

接着一个男人惊惶绝望的求救声传来：「相爷，我错了，您饶过我这一次……」

严玄亭低咳两声，叹了口气：「你背叛了我，又伤了我的人，我怎么能饶过你呢？」

说完，偏过头不再看他，倦了一般淡淡道：「拖下去吧——」

声音忽然顿住。

隔着一道半遮半掩的屏风，他与我的目光遥遥相对，神情骤然温软下来。

「絮絮。」他冲我道，「过来，来我这里。」

我走过去，在他身边站定，目光往堂下一扫，人已经不见了。

动作真快。

他掩着唇，猛地咳嗽了好几声，用一张白得没有血色的脸望着我，声音很轻：「絮絮，吓到你了吧？」

我摇了摇头。

我杀过的人，恐怕比他吃过的饭还多，有什么好怕的。

严玄亭往旁边让了让，扯着我坐在他身边。

宽大的太师椅，坐下我们两个，绰绰有余。

「好絮絮，不要怕，我处置的是坏人。」

温柔安抚的，哄小姑娘一样的语气。

当初我第一次杀人，其实是真的怕。

但沈桐文只是皱眉看着我，然后斥责了一句：

「无用的东西。」

后来杀得多，麻木了，也就不怕了。

严玄亭勾着我的肩膀，将我揽进他怀里，一下一下顺着我的头发。

我伏在他胸前，举起手中的肉饼，为自己早上的行踪做了一个完美的解释：「我给你买了早点，你要是没吃，还热着呢。」

眼看着严玄亭接过肉饼，并没有怀疑我，我终于舒了口气，放下心来。

与他合作的事情，还是暂时缓一缓吧。

方才他处理背叛自己的手下，如此狠绝不留情。

倘若他知道我就是沈桐文身边，那个杀了他好几个手下的暗卫，估计我的下场会比那人更凄惨。

可我.....

舍不得他。

5

我算着日子，等到应该毒发的那一夜，跟严玄亭宣布我身子不舒服，今夜得一个人睡。

他愣了愣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转头就叫厨房里做了黑糖红枣姜汤送来。

还说：「絮絮，你身子不舒服，我搂着你睡会好些。」

我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严玄亭以为我来癸水了。

可沈桐文在我十三岁那年，就给我下了剧毒，我根本就不会来癸水。

「不.....不行。」我好一会儿才勉强想出个理由来，「我不舒服的时候，喜欢一个人睡。」

沈桐文这个解药，必须在毒发之后用，才能把毒性压下去。

而毒发时我会异常痛苦，面目狰狞，我怕吓到严玄亭。

也怕暴露身份。

夜里我蜷缩在床上，一阵彻骨的冰寒从心脏蔓延到四肢，同时伴随的还有尖锐的刺痛。

我咬着嘴唇，把白玉瓶里的解药灌下去。

疼得恍恍惚惚时，我想起一桩事。

有一回，沈桐文不知从哪里看了些春宫话本，说要回来与我试试新玩法。

我不想试。

他便冷笑一声：「玉柳，我是你的主子，你这条命都是我的，何况你的身子。」

那个月，他一直没有给我解药。

一直等到我毒发，疼痛最剧烈的时候，他跑来，将我身上捏得青一块紫一块。

用细小的匕首划开我的肩膀，细细吮着伤口流出的鲜血。

还问我：「玉柳，你觉得爽快吗？」

我想骂他，可疼得连出声的力气都没有。

最终，在我疼得昏过去前，他掐着我的喉咙，把解药灌了进来。

我将嘴唇咬得鲜血淋漓，整个人蜷缩成一团，不住地发抖。

朦胧的光晕里，有人伸出温凉的手指，一点点撬开我的牙关，声音急促：「絮絮，别咬.....」

我一口咬住了那根手指，没留情，牙齿嵌进血肉里。

那人却并不生气，只用另一只手，轻轻抚弄着我的头发。

也许是我的错觉，他的手好像在微微颤抖。

我翻了个身，撞进一个温热的怀抱里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是在严玄亭怀里醒来的。

他目光温柔地望着我，问：「还难受吗？」

我摇头，下床穿好衣服。

顿了顿，又回头，解释了一句：「我每次来癸水，都这么疼。」

欲盖弥彰，很有几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。

结果话音未落，门口忽然传来一道嗓音：「癸水疼？正好，我带了些对症的药回来，嫂子要不要试试看？」

很是活泼且甜美的声音。

我转过头。

看到一个穿着鹅黄衫裙，笑容明艳的小姑娘扑到我近前，牵起我的手，端详着我的脸，片刻后道：「漂亮，哥哥，你真有福气。」

刚说完，就被拎着领子扯开了：「严久月，离我夫人远一些。」

严玄亭不知什么时候下了床，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衣衫，脸色仍然白得像纸。

我赶紧将他前几日穿的大氅拿过来，给他披上：「严玄亭，你当心着凉。」

他抬手将襟扣合拢时，我清晰地看到，他食指上有一圈伤痕。

血肉模糊，深可见骨。

我愣在原地。

身后严久月的声音传进我耳朵里：

「有没有人性，我刚回来你们就在我面前秀恩爱？哥哥，我可跟你说了，我这次带回来很多药，说不定就有你和嫂子用得上的……」

但我却只定定地看着面前的严玄亭，说不出话来。

他的眼神却依旧平静温和，抬手摸摸我的头，轻声道：「好了，去吃饭吧。」

严久月是严玄亭的妹妹。

在外经商，涉猎广泛，产业遍地开花。

这一次，她刚从西域走完一趟商回来，准备在家小住半年。

一开始，因为沈漫漫的存在，我对妹妹这种东西有极严重的心理阴影。

我问严久月：「你和严玄亭有血缘关系吗？」

她愣了一瞬，很快回过神，拍着胸脯跟我保证：「绝对亲兄妹，如假包换。」

我也很快发现，严久月跟沈漫漫是完全不一样的人。

她回来的第二天，就往家里带了好几个人，来给我量尺寸，说要多做几件衣服。

还捧着好几只满满当当装着宝石的匣子，让我来挑花色，打首饰。

早上严玄亭离开前，温声嘱咐我：

「絮絮，这几日朝中不太平，我会有些忙，让久月陪着你。」

我想了想，对他说：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」

他笑了，凑过来吻了吻我的脸颊，低声道：「好。」

显然他并没有将我的话当回事。

但我是认真的。

别的忙我帮不上，帮忙杀两个人还是可以的。

送走了打首饰和做衣服的人，严久月说要陪我坐一会儿，跟我一起进了房。

刚一进门，她就瞄到窗边小桌上，严玄亭绣了一大半的那个荷包。

「嫂子，这是你绣的吗？也太好看了吧！」

我摇头：「不，是你哥哥绣的。」

她顿时兴趣缺缺：「噢，仔细一看也就平平无奇吧。」

「不过我哥哥的手艺确实不错，我们爹娘走得早，小时候我的衣服破了，都是他给我补的。」

严久月同我说起一些过去的事。

比如他们从小家境清贫，是严玄亭一边读书，一边供养着她。

后来严玄亭中了状元，封了官，将她也带来了京城。

他用了九年时间，从翰林院无足轻重的小官，一步步登上了位极人臣的位置。

严久月于经商一道上很有天赋，严玄亭就纵着她做生意，有他的名声镇着，即便是严久月一个女子开的店铺酒楼，地痞无赖也不敢上门。

说到最后，严久月嘿嘿直笑：「其实这个荷包，你们就是在我店里买的，我认得出来。」

严久月真是可爱极了。

我很是惭愧。

一开始，我竟然还把她与沈漫漫这种人相提并论。

严久月说完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从随身的荷包里掏出一只小木盒，眼睛亮亮地看着我。

「对了，嫂子，你上次不是说癸水疼吗？这是我从一位很厉害的大夫那里拿到的药，你可以试试看。」

我静默片刻，伸手接了药，谢过了她的好意。

后来几日，严久月又跟我说，那位大夫已经来了京城，她就是为了他，才决定多留几个月。

我顿时起了别的心思。

那位大夫，若真的很厉害，能不能解沈桐文给我下的毒呢？

严久月说要带我去看看他，我没有拒绝。

那位大夫，叫楚慕，长得十分俊朗，只是比起严玄亭还是要差一些。

我严重怀疑严久月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她艰难地软着嗓音同楚慕说了几句话，他却始终神色冷淡，并不买账。

于是严久月也失去兴趣，摆摆手：

「罢了，我今日并非有意来打扰你，是我嫂子癸水时疼得厉害，故而来找你诊脉。」

说完，许是怕我害羞，她先一步走出去，在门外等我。

楚慕替我把了脉，抬起眼沉冷地望着我。

他说：「夫人从不曾来过癸水，怎么会疼？」

看来这个人的确很厉害。

我说：「我不是癸水疼，是中毒。」

说完，我把那只白玉瓶拿出来，放在他面前。

楚慕细细地研究了好一会儿，跟我说，这应该是先皇时期研制出的一种奇药，用以快速提升武力，只是代价是身中奇毒，每月发作，且解药珍贵难寻，大多只能靠一些短效解药缓解毒性。

他说，解药大约只有下毒之人手里才有。

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问他：「那你会配这种短效解药吗？」

「可以一试。」楚慕说完，顿了顿，「不过这短效解药，算是另一种毒，用得多了，两种毒性相冲，很可能也会死。」

「没事，你配吧。」

我从怀里摸出一片严玄亭给的金叶子，放在他桌上，又叮嘱了一句：「这件事，你不要告诉严久月。」

我们回丞相府时，天色已暗。

管家说，严玄亭已经回来了，正在书房里。

严久月道：「那嫂子，你去书房里叫哥哥过来，我在正厅等你们一起用晚膳。」

说完就一蹦一跳地走了。

我去书房找人，然而门虚掩着，严玄亭并不在房里。

走到桌前时，我看到那上面放着一封信，字迹很有些眼熟。

拿起来，上面写的东西，是关于我的。

信上说，叶玉柳，原名叶絮絮，水性杨花，天生浪荡，在敬安王府时就勾引沈桐文，做了他的通房丫鬟，后面又夺了沈桐文妹妹的亲事，装成闺阁女子嫁给了严玄亭。

我沉思。

沈漫漫是觉得我认不出她的笔迹吗？

「絮絮，不要看。」

我循声抬头，发现严玄亭正站在门口。

目光沉沉，神情里却多了一丝仓皇。

沉默片刻，我冲他扬了扬信纸：「其实这信里有些事说得没错，虽然不是我主动勾引的，但我与沈桐文，的确——」

后面的话我没说出口。

因为严玄亭急步穿过书房，站在我面前，将满桌书墨纸张拂落大半，然后将我抱上去，抵着我额头，一点点亲吻我的眼睛。

他身上还带着四月傍晚微微潮湿的寒气。

新做的水红罗裙与月白衫落了地，露出鹅黄色的绣花小衣。

我微微仰着头，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他。

「絮絮，你记着。」他停住动作，说，「女子的贞洁从来不在罗裙之下，你很好，你比他们敬安王府的人都干净。」

6

我和严玄亭去吃饭时，已经各自换了一身衣裳。

一进门，严久月就十分哀怨地望着我：「哥哥，嫂子，你们能晚上回去再说吗？这汤都热了三次了。」

严玄亭夹了一只鸡丝卷给她，淡淡道：「吃饭。」

我吃着饭，心里还在惦记那封信。

挺会编的。

等我杀沈桐文时，不如杀一送一，把沈漫漫也一起送走吧。

但我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却在三日后听说了沈漫漫出事的消息。

据说，敬安王的妹妹沈漫漫，误食了西域奇花，容颜尽毁，嗓子也哑了，大概几个月都说不出话来。

不是我太敏感。

实在是西域奇花这四个字，很突出。

晚膳时我委婉地提了一下这件事，严久月立刻兴奋道：「没错，那花异常神奇，在西域也是珍贵难求，我好不容易……」

「久月。」严玄亭淡淡说着，夹了一筷子糖醋排骨放在她碟子里，「今天厨房做了你喜欢的菜，多吃点。」

严久月乖乖地低下头吃饭，再没接着往下说。

但我已经懂了。

那天傍晚严玄亭身上从室外带回来的，潮湿的风。

「絮絮，别光顾着吃饭，喝点汤。」

严玄亭用青瓷小碗盛了一碗甜汤放在我面前，我啜了一口，是很清甜的味道。

可我的心情，竟还要更甜一些。

我无法形容那种奇妙的感觉，只是好像沉寂了十八年，一潭死水般的心脏渐渐泛起涟漪。

水波里倒影的，是严玄亭那双布满清澈笑意的眼睛。

晚上睡前，我跟他说：「其实我自己会处理的，你不必为了我得罪沈桐文。」

他轻轻笑了一声，在我额头印下一个吻。

「区区一个敬安王府，也值得我得罪吗？」

语气间很看不起沈桐文的样子。

虽然我也觉得沈桐文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他当初训练我时，跟我说的是，敬安王府非常厉害，自三十年前便是先皇手下最器重的心腹。

我问出心头疑问。

严玄亭说，沈桐文在骗我。

「老敬安王当初是先皇宠妃的哥哥，因着先皇格外宠爱那个妃子，才给封了个异姓王，手里并无实权。后来皇上登基，想摘了他们的爵位，沈桐文便主动请缨，训练暗卫，为皇上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，这才保住了爵位。」

原来如此。

沈桐文也太他娘的爱装了。

可我紧张得喉咙发紧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
严玄亭说到暗卫两个字的时候，我差点就要问他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。

又觉得这样也太不打自招了。

我只好努力用眼角的余光观察他的神情，发觉他神色如常，并没有什么异样的举动，这才稍稍放下心来。

又过了几日，我听说沈漫漫为了养好她的脸，搬到江南温暖之地居住去了。

也是这个时候，楚慕把他配好的短效解药送了过来。

「严夫人还是尽快拿到解药，将毒了解了才是。」楚慕说，「以毒克毒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」

我说我知道。

他望着我，欲言又止了半晌，终究告辞。

我及时叫住了他。

「我.....我夫君昨日同我说过，他预备给久月寻一门亲事。」

其实严玄亭没说过。

但最近严久月心情郁郁，很有可能是因为楚慕。

我决心帮一帮她。

恰好当年沈桐文与沈漫漫之间的拉扯，也是从一门子虚乌有的亲事开始的。

我觉得这方法不错，可以用一用。

果然，楚慕步履一顿，僵在原地：「严夫人这是何意？」

我努力组织语言，委婉地暗示：「我觉得你和久月挺合适的，不如你来上门提亲吧？」

好吧，我没做过这种事，还是略微有些不太委婉。

楚慕彻底僵住，半晌才扔下一句「是我配不上丞相的妹妹」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只好将这失败的结果传达给严玄亭，没想到他却问我：「絮絮叫他来府中做什么？」

「.....送药。」

「药？」

我眼睛一闭，开始说瞎话：「就是治癸水疼的药，我先多备一些。」

严玄亭沉默了片刻，忽然勾勾唇角，手一路下滑，从我小衣下摆探进去，覆在小腹上。

从他手心传来的温热令我脸颊微微发烫，心底又发痒。

我拧了拧身子，不知所措地望着他。

「好絮絮，听说揉揉就不疼了，我先帮你试一试，好不好？」

第二天早上起来时，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。

严玄亭一件件帮我穿好衣服，又取来梳子替我挽发。

我把步摇插稳，说：「我觉得你的身体在好转。」

折腾了大半夜，竟然没有咳嗽过，看起来体力还很好。

严玄亭顿了顿，笑起来，伸手来挽着我的胳膊，轻声道：「嗯，夫人是我的良药。」

下午，严玄亭不在家，府里忽然来了几个媒人。

说是要为严久月选夫君，还带来了厚厚一本花名册。

我问严久月：「这是你哥哥的意思吗？」

「不，是我的意思。」

她咬了咬嘴唇，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倨傲的神色，看上去像极了严玄亭：

「我并非嫁不出去，他既然瞧不上我，我又何必死缠烂打追着他？」

我也觉得。

她活泼大方，明艳可爱，还会赚钱。

娶不到她是楚慕的损失。

我决心为严久月选一门好亲事，于是将那本花名册从头到尾，一页页细致地翻。

还没翻到一半，严玄亭却带回一个消息——

他要去南州办差了。

这场雨，淅淅沥沥下了十几日。

雨没停过，积水便越来越深。

京城尚且如此，南方一带就更为严重。

南州城外的籍江堤坝再次决堤，江水灌进城内，民不聊生。

南州。

那是……我出生的地方。

我咬着嘴唇，心头一片空茫茫的无措。

严玄亭忽然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将下巴搁在我发顶。

「絮絮，我得去一趟，彻查南州堤坝一事。」他声音发沉肃穆，「那堤坝落成不过三十年，却已经决堤了近十回，每逢大雨必然出事，定是当初建造时便偷工减料。」

「而且，三十年前负责籍江堤坝建造的，正是沈桐文的父亲，还未封爵的老敬安王沈复。」

我微微挣开一些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

严玄亭低下头，亲了亲我的唇角。

「絮絮，你是南州人，是不是？」

我同他说过，我是五年前南州水患后被卖进敬安王府的。

「不要怕，我替你做主。」

严玄亭的动作很快。

他收集证据，提出怀疑，在小皇帝的雷霆震怒下，请旨赶往南州。

临行前一夜，我提出要和他一起去。

我说：「我可以保护你。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我没有开玩笑。」

严玄亭摇摇头，无奈地笑着，将我身上的被子盖好：

「絮絮，我是带着差事去的，会有人保护我，何况近来我身子已大有好转，不会出事的。」

我还想再挣扎一下，他却伸出一根手指，抵在我唇上。

「絮絮。」

好温柔的声音，在念我的名字。

烛光在我眼前一晃一晃的，摇出醉人的波光来。

「我把我的心放在你这里了。你得好好护着自己，护着我的心，好不好？」

7

大约一刻钟后，我起身去倒了杯茶水。

再回头时，严玄亭已经阖上眼睛，睡着了。

眼下一片淡淡的青黑色，是最近累极了留下的。

我小心翼翼地躺在床铺最外侧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他。

长而湿润的睫毛，高挺的鼻梁，透着淡淡苍白色的嘴唇。

他真好看。

我忘了我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，醒来时，裹着被子端端正正睡在床中央，而严玄亭已经穿戴整齐，站在床边。

对上我的眼神，他微微一怔：「絮絮，我吵醒你了吗？」

我摇头。

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从一旁的小几上取过一只荷包。

那上面的青竹还是他一针一线绣出来的。

荷包被递到我手中，沉甸甸的，没系紧的收口露出满满当当的一袋金叶子。

「絮絮，只管拿着用，不够就问久月要。」

他伸出手来，摸了摸我的头发：「我走了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」

他的确很快就回来了。

可是去时，是健健康康地去的。

回来时，却很不好。

严玄亭走后没多久，便陆陆续续有灾民入京。

我将他给我的金叶子拿出来，设了个粥棚。

严久月来帮忙，帮着帮着，楚慕也来了。

他说灾民们身体都比较虚弱，得服用一些他配置的伤寒药，否则可能引发瘟疫。

这的确是个正经理由。

如果他帮忙的时候眼神没有一直往严久月身上瞟，我就信了。

后来，大雨渐歇，朝廷又陆续将灾民安置妥当。

最后一个灾民被带走那天，是个傍晚。

雨刚停，管家忽然慌慌张张地奔进门来，说严玄亭回来了。

我丢下筷子奔出去，看到严玄亭由人搀扶着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剧烈地声声咳嗽。

刚进丞相府大门，瞧见我，他便扯了扯唇角，用口型念了声「絮絮」，脑袋一歪昏了过去。

那一刻，世界在我眼前，寸寸陷落。

楚慕正好在府里，他诊了脉，说严玄亭这是落水后寒气入体，将之前刚压下去的中毒后遗症又引了出来。

再加上感染风寒，就越发严重。

我听到自己发冷的声音：「为何会落水？」

严久月摇摇头，忽然道：「哥哥去时是带了人的，此刻还在侧厅候着，传来问问吧。」

我几乎是飞到了侧厅。

那跪在厅中的人跟我说，严玄亭似乎是查到了一些关键的东西，原本想赶回京城，把证据交到皇上手里。

可行船途中，快到京城时，忽然被人推落入水，紧接着推他那人跳入水中，逃了。

他们将严玄亭救上来，一路快马加鞭回了京。

我抽出匕首抵在他颈间，压出一道血痕。

「无用。」

我后悔得要命，当初就该跟严玄亭一起去。

有我在，不可能有人伤得了他。

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

严玄亭半夜醒来时，我正伏在他床前。

他轻轻一动我就醒了，抬起眼望着他，忽然觉得鼻子发酸。

「絮絮，别哭。」

他伸手帮我把散乱的头发一点点理整齐，「我没事，已经回来了。」

好在有楚慕。

他一幅幅药开下来，严玄亭的身子也一点点好转，比皇上派来的宫里的太医还管用。

小皇帝已经下了旨，命严玄亭在府中好好休息，等病愈后再入宫觐见。

但这事没完。

夜深时，严玄亭喝完药睡了，我一路潜进敬安王府，落在沈桐文的房顶上。

我等了一个多时辰，屋内终于传来沈桐文阴沉沉的声音。

「你不但没杀严玄亭，还让他把证据带回了京城。现在连皇上也知道了，该怎么办？」

「王爷饶命！」

熟悉的声音。

这名叫雷云，也是沈桐文手下的暗卫，还跟我一起合作杀过人。

「属下也没想到，那严相如此警惕，属下跟了一路，直到回京前才找到一个机会。」

安静了一会儿。

雷云试探着问：「听说，玉柳现在就在严相身边，不如……她来动手？」

「叶玉柳。」

沈桐文声音冷冰冰的。

「她被严玄亭伺候得舒舒服服，早就不肯听我的了，亏我待她那样好。」

你也配说这话？

「那堤坝虽然是我父亲监工修的，但本王毕竟替皇上做了这么多事，他还要用我制衡朝廷，想来不会那么快动手。」

「备马，明日一早我们直接出京，去江南看望漫漫。」

雷云领命去了。

我伏在屋顶，一动不动。

备马吗？

送上门来的好机会。

天蒙蒙亮时，我潜入敬安王府的马厩，在沈桐文骑惯了的那匹马上动了点手脚。

也没什么，就是在马鞍下置了被小机关卡住的长长银针。

他只要骑一会儿，机关就会被震动卡掉，银针弹出来，深深刺入马背。

做完这一切，我就回了丞相府。

严玄亭已经醒了，握着我的手问我：「絮絮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冷？」

我张了张嘴，编了个再牵强不过的理由：「.....睡得有些热，出去吹风凉快一会儿。」

严玄亭竟然信了。

我甚至怀疑，若我说我跳进湖里游了个泳，他是不是也会信。

他的病已经好了大半，只是伤寒未愈，还有些咳嗽。

我想亲他都被推开：「絮絮，当心我过了病气给你。」

我撩开裙摆，给他看我腹部的肌肉线条，试图证明自己：「我身体很好。」

结果严玄亭眸色一点点转深。

他手抵着下唇低咳两声，有些艰难地转过头去：「絮絮，你别这样，我实在.....想你想得紧。」

我适时提出建议：「你下次再出去办差，带上我，这样就不会想我了。」

更重要的是，也不会再受伤。

我就是拼了我这条命，也不可能让这次的事情再发生。

严玄亭动作一顿，转头望着我。

他的眼睛像月光下静谧的湖水。

「絮絮。」他说，「娶到你，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。」

我说：「你差一点就娶到沈漫漫了。」

他弯起的唇角向下垮，无奈地抚了抚额头：「夫人真是耿直可爱。」

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那是一句情话。

其实他更想说我不解风情吧。

唉。

一直到晚膳时，我和严玄亭跨进门，发现楚慕竟然也在。

而且就坐在严久月身边。

严玄亭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。

饭没吃两口，严久月忽然道：

「今日我去店里看生意，回来时听说敬安王惊了马，从马上摔了下去，腿断了一条。」

「是吗。」

严玄亭淡淡地应了一声，伸手夹了一筷子虾饺，放进我碗中：「絮絮，别只顾着笑。」

严久月惊呼一声，用筷子指着我：「嫂子，你笑得好开心！」

「是吗？」

我摸了摸脸，令自己神情恢复严肃：「并没有，我其实是在为敬安王的不幸感到悲痛。」

8

吃过饭，严玄亭说他要去处理一些政事，让严久月陪我一会儿。

我猜，他大约要去整理从南州带回来的证据。

于是道：「没事，我去院中赏一赏月。」

将空间留给楚慕和严久月。

入夏后，傍晚也不会太冷。

没想到我坐在廊下不过半个时辰，严久月便气冲冲地走了出来。

眸中隐隐含泪，说要同我喝酒。

我问她：「楚慕呢？」

「死了。」

严久月冷冰冰地说完，停顿片刻，声音稍微恢复了一些温度：「抱歉嫂子，我不是冲你发火.....」

「没事。」

我同她回了房，严久月搬出一坛酒，直接用碗盛酒。

接连两碗灌下去后，她才跟我说，楚慕告诉她，自己已经有未婚妻了。

我一拍桌子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：「他欺骗你的感情？」

「不……」

「我去杀了他。」

我一转头，正好撞进一片温热的胸膛，闷哼一声。

一只手伸过来，揉着我的额头：「絮絮，撞疼了吗？」

是严玄亭。

我仰起头看着他：「你的政事处理完了？」

「嗯。」他揽着我的腰，微微皱起眉，看向我身后的严久月，「你们喝酒了？」

「喝了一点，不多不多。」

我转头看着严久月：「楚慕人呢？我去杀他。」

「絮絮，你喝醉了。」

严久月蹭过来，语气里满是歉意：「对不起哥哥，我不知道嫂子的酒量……」

我摇摇头，转身认真地看着她：「我没有喝醉，我武艺高强，不会醉的。」

一直到严玄亭将我拖回房间。

我还是重复地告诉他：「我没有醉。」

严玄亭一边哄着我：「嗯，没有醉。」

一边替我脱了鞋袜，解了裙子，又拆下头发上的钗环，将我妥妥当当地安置在被子里。

他转身要走，被我勾住腰带，拽回到床上。

然后我开始扒他的衣服。

严玄亭连着咳了好几声，避开我的吻：「不行，絮絮，我伤寒未愈，会过了病气给你。」

我置若罔闻：「可是我难受……」

烛影摇晃，他在暧昧昏黄的光下望着我。

到底是叹了口气，将床帐放了下来。

「絮絮，不舒服的时候要跟我说，好不好？」

那份烟波荡漾的欢愉，被他或轻或重的力道寸寸揉碎，嵌进我的骨血里。

第二天我醒来后，发现我的罗裙揉着严玄亭的衣裳，丢了满地。

太荒唐了。

但严玄亭竟然连这也能夸。

他说：「夫人喝醉后热情似火，真是可爱极了。」

我停下筷子，认真问他：「若我揍你一顿，你是否也会觉得我可爱？」

他泰然自若：「自然，夫人武艺高强，不同于一般娇弱闺阁女子，当真可爱。」

好吧。

是我输了。

用过早膳后，他去上朝，我则回房，打算再睡一觉。

昨夜太过荒唐，何况喝了酒，我有些头疼。

只是刚一进门，我立刻警觉起来。

屋内有人来过。

四下环顾一周，我将目光定在窗边小几上。

一只香炉徐徐冒着白烟。

迷药的气味。

我将一炉香灰倒在窗外，回身时发觉原本香炉的位置上放着一方纸胜。

展开来，上面只写着两个字。

——回府。

自然不可能是严玄亭写的。

沈桐文又犯什么病？

我思考了片刻，发觉我身为正常人，实在无法模拟他的思路，故而放弃。

将纸张揉成一团，投进香炉中烧了个干净。

我没了补觉的兴致，干脆拿起前几日严玄亭一直在看的书，想看看他究竟在看些什么。

之前厨房的蒋大嫂跟我说过，女子若要同丈夫长久和睦，定要跟上对方的步伐。

我虽然识字，却没读过几本书。

是该学习一下新知识了。

我拿起那本封皮写着《兵法布阵》的书。

翻了两页后，红着脸默默放下。

我忽然就明白，严玄亭从未娶过妻，为何还能令我那样舒服。

他竟然.....做了那般详细的批注，实在是求知好学之典范。

下午，楚慕又来了府中，面色憔悴，说要见久月。

我顿时想起昨晚她说的话，从腰间拔出匕首。

寒光一闪，利刃已经凑到了楚慕颈间。

「你既然已有未婚妻，为何还要欺骗久月感情？」

我一边质问，一边琢磨着从哪里下刀较为合适。

楚慕一点都不慌，只是目光沉沉望着我：

「严夫人让我见久月一面，即便要杀楚某，楚某也无怨言。」

我说：「但我现在杀你，你也来不及有怨言。」

他沉默片刻：「严夫人耿直。」

「只是，楚某未婚妻已于五年前亡故，夫人可知，横亘在我与久月之间的，并非是她，而是另一个人？」

他的语气听上去很是诚恳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匕首收起来，转身去喊严久月。

起先她并不愿意出去，直到我问她：「另一个人是谁？」

严久月整个人都僵住，最终还是出去见了楚慕。

两人关在侧厅谈了两个时辰，再出来时，神情已经缓和许多。

我示意楚慕，我有事要单独问他。

他很是自觉地同我来到厢房，问我：「严夫人的解药用完了？」

「还没有。」

我说：「我是想问你，你那里有没有书籍或药物，能够令我夫君更加愉悦舒爽的。」

楚慕猛咳了两声：「有.....夫人大可委婉些问。」

这还不够委婉吗？

楚慕也太害羞了吧。

他最终给了我一瓶药，说是可口服可外用，还给了我一本薄薄的书册。

晚上我正在潜心研究那本书，严玄亭忽然进了门。

他凑过来，笑着问我：「絮絮在看什么？」

我来不及收起，只好将上面生动而逼真的图画展示给他。

严玄亭呆了呆：「絮絮，你这是.....」

我认真地瞧着他：「你让我舒服了这么久，我也想让你舒服。」

刚说完，我就被扯进他温热的怀抱里。

细细密密的吻依次落下来，从发间一路到耳后，又含住我耳垂。

「絮絮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是你，我已经够舒服了。」

说了些情话，他忽然神情一凛，同我说起籍江堤坝的事情。

那堤坝，是真的有问题。

原本应该全用砖石，可他去查过后才发现，只是明面上，被人看到的一小部分堤坝，用的是上好的砖石。

剩下的，竟然都是黄泥混合了稻草。

所以每逢大雨，江水上涨，堤坝就会被冲垮一部分。

我张了张口，发现自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好半天才吐出一句：「他怎么敢。」

严玄亭的手停在我肩上，闻言揽得更紧了些：

「从前不是没人怀疑过，只是那些去探查的人，最后都没有走出南州……这一次，我把证据带了回来，许多都不是我收集的，那收集它们的忠骨，已经埋在了堤坝之下。」

我问他：「你要将证据交给皇上吗？」

这一次，却是严玄亭沉默。

半晌，他终于一字一顿、有些艰难道：「皇上……未必不知。」

我忽然想到那天半夜，我伏在房顶时，听到沈桐文说的话。

他说为了制衡朝廷，皇上也不一定会动手。

望着严玄亭罕有的失落神色，我安抚地拍拍他的手。

「不要紧，皇上不动手，我可以动手。」

9

严玄亭大概又以为我在开玩笑。

但我已开始策划杀沈桐文的事情。

这一次他骑马摔断了腿，定然会对身周严防死守，所以最好还是我直接动手。

他身边的暗卫不止一两个，偷听时还能避开，想下手，就得同时将这些人支开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有些遗憾。

早知道就多放几根银针，让马再挣扎得剧烈一些，摔死他算了。

我还在默默思索，却没想到，沈桐文比我先动手了。

那一日，严久月带我上街，说布庄有批新布料到了，她才得的内部消息，可以率先去挑挑。

走到半路，却听到不少人窃窃私语，口中念的都是严玄亭的名字。

他们说，严相新娶的夫人，从前曾是敬安王睡过就丢的丫鬟，严玄亭是捡了沈桐文不要的……破鞋。

严久月猛然停住脚步，回头，厉声呵斥：「胡说八道！」

我走过去，问他们：「这消息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？」

几个人面面相觑，推推攘攘，好半天才含糊道：「这样隐秘的事，若非当事人……谁能知道。」

沈桐文。

严久月像是吓到了，来握我的手，声音里带着一点哭腔：「嫂子，不去看布料了，我们回家……」

我一回府，就看到严玄亭站在庭院中央。

身后，风卷着流云，从阳光的缝隙里穿过。

他站在那里，竟然比光还要耀眼。

光向我涌过来，在他抱住我之前，我后退一步，仰头看着他。

「是沈桐文给我下药逼迫我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严玄亭，你休了我吧。」我说完，又紧接着补充了一句，「你说过的话，我都记着。并非我不信你，只是怕辱没了相府的名声——」

话音未落，他已经猛地一步跨过来，紧紧抱住我。

用力之大，甚至勒得我微微发痛。

他病还没好全，身子还弱着，脸色也苍白。

其实我只要稍稍催动内力，就能推开他。

可我竟然不想。

我贪恋严玄亭对我的保护、纵容和救赎，他给我的，是我这一生从未有过的温暖。

而沈桐文，竟然想要毁掉它。

小时候，家里没有口粮了，娘带着我跋山涉水去借，回来时，却被爹一巴掌打倒在地，呵斥她为何要去找青梅竹马借粮食，辱没了她一个大男人的名声。

沈桐文也说过，男人的名声和脸面，比性命还重要。

所以他那么爱沈漫漫，却不愿意冒着被非议的危险娶她，便来折磨我。

我再没有一刻如此强烈地，想要杀了他。

想到那方纸胜上的字眼，前后一串联，我就明白了。

沈桐文定然已经猜到了，他摔马断腿是我的手笔。

但他却要对严玄亭下手。

「絮絮，名声是什么？旁人议论，口诛笔伐的东西，虚无得捉不住。」

严玄亭的声音传进我耳朵里，一如既往的温柔坚定。

「只有你，这一刻是真实在我怀里的，摸得到，亲得到——絮絮，我好不容易才娶到你，放手片刻都惶恐，怎么舍得休掉你？」

他不在乎贞洁。

不在乎名声。

只在乎我。

我沉默许久，缓缓开口：「我也决定传出一些消息。」

「……什么？」

第二日，我找到京中最大的一家茶肆。

这里三教九流，鱼龙混杂，消息传得最快。

我丢了几片金叶子，顶替了说书先生的位置。

惊堂木一拍，我缓缓开口：「那丫鬟，是说实话惹了敬安王不满，故而被王府逐出。」

在严久月的指使下，楚慕在台下与我配合，发问：「什么实话？」

「敬安王于床榻间……不太擅长，其他姬妾迫于权势，都哄骗着他。唯有那丫鬟，睡意正酣时，听见敬安王的声音，便顺口问了句『王爷开始了吗？』」

「王爷却回她：『已经结束了。』因此，那丫鬟被赶出了王府。」

台下哄堂大笑。

消息传得飞快。

不过半日，「开始了吗？——已经结束了」成为京城中人人意会的隐秘笑话。

我猜沈桐文一定很想杀了我。

否则也不会撑着断腿，坐着木轮椅来到丞相府门前，指名要见严相新娶的夫人。

春雪进来唤我时，我正坐在窗前研究荷包의 绣法。

等我跨出门去，看到断了条腿，神色憔悴的沈桐文坐在轮椅上时，心情忽然变得特别好。

甚至没忍住笑出了声：「哈哈。」

沈桐文气急败坏地扣着轮椅扶手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「叶玉柳，你怎么敢！」

我问他：「我为什么不敢？你本来就不行，还不让我说？」

他目眦欲裂，仿佛马上就要背过气去。

「叶玉柳，我敬安王府待你不薄——当初南州水患，你爹娘把你卖给人牙子，若不是你进王府，我给了你一口饭吃，你恐怕早就饿死了！」

「你这话说得不对。」我摇头，纠正他，「即便没有你们，也会有其他府中的人买下我，说不定还会待我更好一些。起码不会像你一样，明明不行，偏要逞能。」

一口一个不行。

我当然是故意的。

更何况，南州水患，本就与籍江堤坝有关。

细论起来，该是敬安王府欠了我的才对。

身后，偶尔有人路过，便对着他指指点点：「这便是那个还没开始便结束的敬安王。」

沈桐文向来最爱脸面和名声。

这样的羞辱对他来说，无异于凌迟酷刑。

沈桐文身后站着几个侍卫，还有侍奉的丫鬟，显得人多势众。

我一个人站在这里，身后只有春雪，他也没将我放在眼里，只阴森森道：「玉柳，随我回府。」

「不回。」

我望着他，面无表情：「如今我是丞相夫人，并不是你家的丫鬟，你无权带我回去。」

「若不是你替了漫漫，就凭你，也配嫁到这里来？」

10

我没想到沈桐文会提起这事。

事实上，我也是这几天才慢慢想通。

沈漫漫身在闺中，根本没办法接触外面的世界。

她所知道的，关于严玄亭的一切，都来自沈桐文。

他不愿意她嫁人，所以故意把负面信息夸张后告诉她。

但沈桐文为了脸面，不能娶沈漫漫，又舍不得真的放弃我这个玩物。

于是就让我杀了严玄亭。

从前我杀的那些人，大多与我一样，做的是见不得光的事情。

严玄亭不一样。

他是当朝丞相，肱股之臣，若我真的杀了他，只会走投无路。

到时候为了活命，我只能回到他身边去。

沈桐文，当真是算得好极了。

我正要说话，却陡然瞧见了沈桐文身后的严玄亭。

「本相的夫人配不配嫁过来，怕是由不得敬安王做主吧？」

盛夏炎热，他一身轻薄白衫，墨发挽起，神情冷清。

严玄亭走到我身边来，与我并肩而立。

沈桐文望着我们，扯了扯唇角，露出森冷的笑。

他对严玄亭说：「严相接手了本王玩腻的女人，竟然还如此宠爱，此等胸襟实在令人佩服。」

我下意识转头看向严玄亭，正好瞧见他眼中一闪而逝的杀意。

「敬安王自身能力有缺，大可不必从女子身上找补。」

严玄亭淡淡说着，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，与我十指相扣。

他指尖冰凉，我的手心却温热。

「敬安王如今赋闲在家，可能不知道，这开始与结束的笑话已经传进了宫里，连皇上与诸位娘娘都知道了。」

严玄亭冷嘲道：「本相方才进宫，还为敬安王请了一道圣旨，想必马上就到。」

仿佛是为了回应他说的话。

一辆马车飞驰而来，停在旁边。

马车上下来一个暗红衣袍的太监，他看了严玄亭一眼，接着转向沈桐文：「敬安王接旨——」

严玄亭微微一笑：「崔公公，您还是别为难敬安王了，毕竟他腿断了，跪不成。」

我发现严玄亭的嘴竟然也很毒，于是睁大眼睛，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。

严玄亭含笑伸出手，在我发顶安抚似的拍了拍。

崔公公开始宣读圣旨：

「敬安王目无君主，放肆无礼，冒犯高阳县主，实乃大不敬之罪——着今日起，降爵为敬安候，于侯府中闭门思过三十日，未得朕命，不得外出。」

沈桐文脸色瞬间惨白。

严玄亭掸了掸衣袍，淡淡道：「敬安王——不好意思，是敬安候，愣着干什么，接旨吧。」

我忽然就明白了，新婚第二日，严玄亭带我入宫请旨的目的。

不止为了让我在小皇帝面前过个明路。

还为了让我拥有这么一个，一般人不敢轻易得罪的身份。

沈桐文哆嗦着嘴唇，不敢相信地指着我：「不可能……她怎么会是县主？」

崔公公面无表情：「敬安候慎言，切莫对县主不敬。」

沈桐文走时，是被侍卫推着轮椅离开的。

临走前，他转过头，恶狠狠瞧着我，压低了嗓门，一字一句道：「县主又如何？总有一天收你。」

严玄亭周身气势蓦然一寒，冷冷道：「敬安候这样诅咒高阳县主，莫非是藐视皇上？」

沈桐文却冷笑一声，不再回应。

我心里很清楚，他说这话并不是诅咒，而是陈述事实。

我始终没有拿到真正的解药，只能用楚慕给我的短效解药，凭着毒性相克，将一次又一次的毒发压制下去。

而这几日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，毒性在我体内，沉痾难起，愈发严重。

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会死。

没有死于水患，也会死在某一次任务中，或者沈桐文床榻间的折磨里。

嫁给严玄亭的这段时光，如此快乐，对我来说，几乎像是偷来的。

那么，迟早也得还回去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

那天晚上，毒性发作，我点了严玄亭睡穴，然后拼命咬着手腕，把一瓶又一瓶的短效解药灌下去。

距离上一次毒发过去了不到半月，这一次的发作却格外猛烈。

我很清楚，自己时日所剩无多，于是开始思索我还能做些什么。

记得成婚后不久，严玄亭就同我说过，他与沈桐文有不共戴天的大仇。

后来他被推落入水，也是沈桐文害的。

不如我就替他杀了沈桐文吧。

这一关节想通后，我便开始细细谋划刺杀一事。

另一方面，每天夜里缠严玄亭缠得越发紧。

他好脾气，怎么样都依着我，却在大汗淋漓时在我耳畔低声道：「夫人热情似火，我偶尔也会吃不消的。」

我抬起眼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：「可是你很厉害。严玄亭，是你让我知道，原来这种事也能这么快活。」

他的目光中，一瞬间凝满无数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。

最终只是俯下身，嗓音暗哑道：「絮絮，我们余生还有好长的时间，我陪你慢慢快活。」

他告诉我的那个余生，如此令人心动。

我也很想去看看。

可是最后一次毒发，比我想的还要来得快些。

那一日，我正在同严久月逛园子。

严玄亭遣人新栽了几株桂花树，淡黄的花层层叠叠开了满树，香气扑鼻。

我就在这样的树下坐着，仰起头对严久月说：「我有点疼，你叫严玄亭过来看看我。」

其实严玄亭来得挺快的，但毒发得更快。

他打横抱我起来，手在剧烈地颤抖。

「絮絮。」

有温热的液体滴在我脸上。

我勉强睁开眼睛，在一片刺目的光里望着他：「好吧，其实我骗了久月，不是有点疼，是非常疼。」

他抱着我的手紧了紧，脚下走得更急了些。

穿过长长的走廊，严玄亭小心翼翼将我放在床上，回头对严久月咬牙道：「去请楚慕过来。」

「没用，我早就找过楚慕了，他说他解不了这毒。短效药我刚也喝了，这一次不起作用。」

我疼得要命，可该交代的话还得交代：

「严玄亭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布了局。七日后，沈桐文身边的暗卫就会全部被支开，那是杀他的最好时机。要是你有得用的人，直接派去出手就好，成功率起码八成。」

「絮絮……」

「还有就是，其实我不是沈桐文的丫鬟，我是他的暗卫，之前你那几个离奇死亡的手下，都是我杀的。」

其实这话我本来不想跟严玄亭说的，毕竟我都要死了，还想给他留个好印象。

但他对我这么好，我不舍得让他蒙在鼓里。

说到最后，我已经疼得视线模糊，五脏六腑好像都缩成一团：

「严玄亭，我很感激你，也……很喜欢你。」

冰凉的吻落在我额头、眼尾和唇角。

严玄亭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有些模糊不清。

「絮絮，我知道，我早就知道你是谁。」

他的声音，越来越遥远。

「你不要怕，絮絮，我这就去帮你拿解药。」

11

叶絮絮昏过去后，楚慕才赶到。

他施了针，又下了两剂猛药，算是勉强吊住了她的命。

严玄亭站在床边，低下头看着床上的小姑娘。

她脆弱又苍白，闭上眼睛躺在那里，好像过去的很多个夜晚，睡在他身边时那么安静。

他闭了闭眼，压下心头翻滚的痛和对沈桐文的恨意，转头对严久月道：

「你照顾好絮絮，我现在进宫一趟，找皇上……拿解药。」

严久月已经吓得六神无主，冰凉的手被身边的楚慕紧紧攥住。

严玄亭并没有把絮絮的真实身份告诉她，只说自己娶的妻子是心仪之人，要严久月对她好些。

严久月是个听话的妹妹，当时就跟他拍胸脯担保：「放心，保证安排得明明白白。」

此刻她也是这样，即便惊魂未定，还是道：「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嫂子，不会让她出事的。」

严玄亭点了点头，步履急促地跨上马车。

天色将暗。

他在心里想着一些事。

严玄亭第一次见到絮絮时，她正在杀人。

他高坐楼阁之中，外面月光森冷惨白，一身黑衣的小姑娘伏在枝叶间，一动不动。

整整两个时辰。

她终于寻到一个机会，飞身下去，锋利的匕首从男子脖颈抹过。

一线血喷出来，有一部分溅在了她脸上。

她却已经回到树上，呆呆地对着月亮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踩着一旁的院墙，轻盈地飞走了。

他早就听说，敬安王府养着一批暗卫，为皇室做见不得光的事情。

小皇帝那时已隐隐有鸟尽弓藏的念头，又怕敬安王府反了，只能循序渐进。

他明面上最倚重的臣子，是严玄亭，分给他的权力也极大。

沈桐文心中嫉恨，给严玄亭下了毒。

那毒并不致命，却能令他余生缠绵病榻。只是严玄亭发现得及时，没有全服下去。

虽然还是中了毒，但不严重，反而因祸得福，让小皇帝更加放心地用他。

严玄亭故意放了假消息出去，让沈桐文误以为某个贪官是他的党羽。

果然，沈桐文派出暗卫来杀人。

只是严玄亭没想到，被派出来是个女子。

之后他又如法炮制，陆续让沈桐文将好几个他原本想杀的人，误认为是他的心腹。

而沈桐文每一次派来的暗卫，都是那个小姑娘。

一开始，严玄亭只是好奇。

暗卫应该是冰冷残忍的。

可是她的眼神里，却满是懵懂与漠然，连人血飞溅进她的眼睛，也只是轻轻蹙了下眉。

就好像这世间，没有什么能影响到她的情绪。

直到那天夜里，她来青楼杀人。

杀的，是无恶不作的越州刺史蒋成巍。

蒋成巍搂着个姑娘施暴时，她就伏在窗外。

在看到姑娘肩头被咬出血后，她忽然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肩膀。

袖子滑落下来，露出满是青紫色伤痕的一截手臂。

原本坐在另一侧窗边看着的严玄亭，猛地站起身来。

那时他尚且无从得知，那一刻忽然涌上心头的剧痛，究竟来自哪里。

只是在她拧断蒋成巍脖子的时候，他忽然想。

那只手。

他不想只看着它握剑染血。

也想瞧瞧它提笔写字，抚琴弄墨时的模样。

他派手下去打听，手下很快回来禀报，那个小姑娘，亦是敬安王府的暗卫。

因为同沈桐文的妹妹沈漫漫有几分相似，沈桐文一边用她杀人，一边在床榻间折磨她。

沈桐文，竟对自己的妹妹，有这样见不得人的心思。

严玄亭故意放出各种消息，然后才去跟皇上求娶沈漫漫。

他知道，沈桐文不舍得把沈漫漫嫁给他。

即便沈桐文舍得，他也还有别的谋划，确保嫁过来的人，一定是她。

从一开始，他想娶的人，就只有絮絮一个。

他想让她快活，想让她知道那种事并非只有痛苦，想让她明白所谓贞洁并不重要——

想让她知道，爱究竟是什么。

可是他低估了沈桐文的狠。

絮絮毒发那一夜，他抱着她，忍不住发抖。

从手指上传来剧烈的疼痛。

可他知道，怀里的絮絮比他疼上百倍。

从那一日起，他便开始布局。

要除掉沈桐文，还要帮絮絮拿到解药。

原本再有十天，他埋下的所有棋子就都能奏效了。

可没想到，絮絮的毒，发作得这么快。

严玄亭想，他只能用另一种法子了。

马车停在宫门口。

下去前，严玄亭服了一颗药。

那药令他剧烈咳嗽，脸色迅速苍白下来，连嘴唇也毫无血色。

他就顶着这样一副身躯跨入金銮殿，在小皇帝面前跪下，将厚厚一摞证据呈了上去。

这些证据，七分真，三分假。

当中最关键的两样，一样与籍江堤坝有关，另一样，则与沈桐文意图谋逆有关。

至于沈桐文究竟有没有意图谋逆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「敬安候蛰伏朝中多年，却并非全然对皇上忠心。党同伐异，一手遮天，百姓已怨声载道多时。」

严玄亭直挺挺跪着，目光坦荡。

「还请皇上，为江山社稷，清余孽，除后患。」

龙椅上的小皇帝沉默良久，终于缓缓开口。

「严相的忠心，朕知道，只是敬安候虽有不妥之处，毕竟鞠躬尽瘁多年，朕.....到底于心不忍。」

严玄亭听懂了话中的暗示。

小皇帝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君王，既知道鸟尽弓藏的道理，却也有兔死狐悲的顾虑。

严玄亭重重地磕了个头：「臣愿为皇上效劳。」

小皇帝终于舒了口气，从龙椅上站起身，走过来扶他。

严玄亭并未起身，反而仰着头，继续道：「只是，臣要问皇上求一道旨意，救一个人。」

小皇帝动作一顿，低头看着他，神色淡淡。

严玄亭却猛然侧过头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从他唇边溢出一线又一线鲜红的血，等他转过头时，脸色已经呈现出某种病态的灰白。

小皇帝愣在原地，眼中原本冰冷狐疑的情绪裂开一条缝，露出鲜有的慌乱。

他忽然想起，自己刚即位时，因年纪太小，不能服众，全靠着严玄亭全心全力的支持，才坐稳了皇位。

那时严玄亭殚精竭虑为他谋划，某个深夜，也曾在他面前呕了一口血。

严玄亭又冲他磕了三个头。

「臣已时日无多，余生惟愿臣妻，常伴身侧。」

12

我醒来时，并未见到严玄亭，只有红着眼圈的严久月坐在床前望着我：「嫂子，你醒啦。」

像是怕我疑惑，她又补充了一句：「别怕，你的毒已经解了，宫里来人，送来的解药。」

我问她：「你哥哥呢？」

严久月眼神闪躲了一下。

我又问了一遍：「你哥哥呢？」

咬字已经很重。

「哥哥他……为了让皇上心软，服了药，如今在厢房中躺着——」

严久月话音未落，我已经跳下床，往厢房奔去。

屋内传来阵阵药香。

严玄亭倚在床头，脸色发白，看到我时，眼中有惊喜之色掠过。

「絮絮，你醒了？」

他说着，侧过头去咳了两声，唇边溢出一缕鲜红。

我扑到他床前，心口拧着疼，开口才发现自己声音发抖。

「严玄亭，你吃了什么药啊？」

他那双波光潋滟的眼睛瞧着我，一晃一晃的，泛出极温柔的笑意来。

然后他伸出手来，轻轻擦掉我眼角的泪水。

「絮絮，别哭。」

我伸手去握他的手。

即便第一次杀人时，我的手也没抖得这么厉害。

心头一片空茫茫的失措和惶恐涌上来，这种陌生的，浓烈的情绪，几乎快要吞没我。

我忽然就明白了那是什么。

「严玄亭，你不要死。」

我望着他，眼泪终于肆无忌惮地淌下来：「我心悦你，你不能死……」

在遇见他之前，我一直沉在黑暗里，不知道光是什么样子。

是他将我一步步带到光里，救了我，令我意识到痛苦的存在，和反击的意义。

我怎么能允许他死。

严玄亭似乎想安慰我，可是咳得停不下来，于是我就哭得更凶了。

在混合着咳嗽声的呜咽里，楚慕的声音终于清晰地传入我耳中。

「严夫人，你哭成这样，我会以为你在质疑我的医术。」

我止住眼泪，转头看着他，威胁道：「你要把严玄亭治好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」

楚慕扯了扯唇角。

「严夫人武力高强，杀我自然易如反掌。」

他说：「可是丞相大人本就没什么病，我该如何治好他？」

我呆在原地。

楚慕又道：「他不过是为了在皇上面前卖惨，服了我给他的假性毒药，煎几服药吃下去，等毒性散尽就没事了。」

我看着他身后跨进门来的严久月。

她讪讪一笑：「我就是想让嫂子知道，哥哥为了你付出了很多嘛.....」

严玄亭终于停了咳嗽声，斥责了一句：「胡闹。」

我眼看着他喝下楚慕煎的药，脸上很快恢复了血色，还以为他是真的没事了。

直到夜里。

严玄亭往我手里塞了本书，说他有些公事要处理，去一趟书房。

我悄悄跟在他身后，发现他去见了楚慕。

而且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：「我的病情，你不要告诉絮絮和久月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你也确实不能再劳心劳力了。」

楚慕的声音有些发沉：「药性猛烈，还是留了病根，须得慢慢养着。」

「我知道，等此番事了，我就准备辞官，和絮絮一同——」

他忽然变了脸色：「絮絮。」

我站在夜风里，静静地望着他：「严玄亭，你骗我。」

「你说让我有什么话，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你，可你明明生了病，却不告诉我。」

楚慕很识趣地走了。

微凉的夜色里，只剩下我和严玄亭两个人。

他与我对视半晌，苦笑一声：「好，絮絮，我把事情都告诉你。」

我走到他身边去，严玄亭伸手揽住了我的肩膀，低声耳语。

沈桐文控制暗卫用的那些毒药，最初也是来自皇室。

小皇帝答应给他解药，前提是，严玄亭要牺牲自己的名声，帮他解决敬安侯府这个心腹大患。

「之前皇上将敬安王府降爵，其实就是一种处置。再要下狠手，就不能由圣旨来了。毕竟沈桐文手里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，皇上也要考虑他鱼死网破的后果。」

「所以，只能我来——我来做这个构陷敬安侯，为一己私利强行将他拉下马的……奸臣。」

最后两个字，他说得很是艰难。

我捉住他的手，摇了摇头：「你怎么会是奸臣？你明明对皇上忠心耿耿。」

他在我耳边自嘲地笑：

「絮絮，皇上需要的不是忠臣，也不是奸臣，而是好用的臣子——我当初入朝为官，想的是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事开太平。可被推到这个权倾朝野的位置上后，事事就由不得我了。」

严玄亭的语气很失落。

我忽然就很难受。

他是那样光风霁月的一个人。

可如今，不得上朝，在府中思过。

朝中百官联名上书，请皇上将野心勃勃、党同伐异的丞相罢官下狱。

沉默片刻。

严玄亭伸出手来，替我拢了拢衣襟。

「夜里风凉，絮絮，我们早些回去休息吧。」

刚在床上躺好，我就把他的睡穴给点了。

然后出门，踩着院墙与房顶，一路施展轻功，向皇宫里飞去。

服下解药后，由那毒药带来的高强武功也会逐渐消失。

不出半月，便只余一两层。

但此刻，还是足够了。

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深夜进宫了。

我轻车熟路地到了小皇帝的寝宫，伏在房梁上耐心等待了许久。

等来奉茶的太监退下去，寝宫内只剩他一人后，我翻身下去，轻飘飘地落在地面上。

小皇帝顷刻间沉了脸，咬牙道：「高阳县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」

我望着他，扯扯唇角：「我并不是第一次来了，你何必如此动怒？」

显然，这话说完，他更生气了。

「你就不怕朕治你的罪吗？」他冷声问我，「就算你不怕，你就不担心朕治严玄亭的罪吗？」

「皇上，你错了，我现在并非以高阳县主，或严玄亭妻子的身份站在你面前，而是一个武力高强的江湖人士。」

小皇帝张了张嘴，似乎要喊人进来护驾。

我在他开口之前，及时截住了他的话头。

「你宫里的禁卫军，实力非常一般。我此前已来过许多次，他们从未发现过我。所以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。」

小皇帝冷冷地看着我：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」

我没有回答他。

只是问道：「严玄亭当初中毒一事，定然是沈桐文的手笔。而沈桐文给他下毒这件事，是经过了你的默许，是不是？」

13

小皇帝默不作声，片刻后问我：「你不怕朕下旨，杀了你和严玄亭吗？」

语气很是森冷。

「怕。」我点头，「你才下了旨将沈桐文软禁在府中，又要下旨杀严玄亭，皇上不怕天下人指摘，动摇民心吗？」

小皇帝终于变了脸色。

严玄亭没有明说，但我猜到，这是小皇帝的死穴。

百官上书，请他处置严玄亭。

这已经是最好的时机，可他迟迟没有动手。

想来，是当初严玄亭扶他上位，尽心辅佐，他怕百年后，史书着墨，指责他忘恩负义。

「皇上，我帮你杀了沈桐文，再帮你拿回他手里那些见不得光的证据。但你不能对严玄亭下手，还要澄清他的名声，行不行？」

我盯着他：「严玄亭为官十年，为君为民，鞠躬尽瘁，从无二心。皇上要做明君，就不该让忠臣有这样的下场。」

小皇帝终于答应了我。

还给了我一瓶毒药。

他说当初，沈桐文原本打算下给严玄亭的，就是这种毒。

见血封喉，中毒之人会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。

我带着那瓶药，潜入了敬安侯府。

因为沈桐文被软禁，府中不少人被带走，这里冷清了许多。

当然了，小皇帝怕沈桐文鱼死网破，也不敢逼得太紧。

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。

但拼着受伤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也要杀了沈桐文。

他的死，不能和严玄亭沾上一点关系。

原本以为要费一番波折，没想到沈桐文的房间外，竟然只有雷云一个人守着。

雷云的武功，不及我。

我悄无声息杀了他之后，才潜进沈桐文房里。

进去后我才知道为什么门口只有一个人。

——沈桐文正在宠幸通房丫鬟。

还一边宠幸，一边问人家自己厉不厉害。

看来上一次的事情，的确给他造成了莫大的打击。

我将毒药放进桌上的茶壶和酒杯里，然后藏在房梁之上。

没一会儿，沈桐文衣襟大敞地走出来，神情阴沉地灌下一杯酒。

酒杯从他手中滚落。

沈桐文的身躯轰然倒地，七窍流血，气息渐无。

甚至连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。

从前对我来说，沈桐文意味着疼痛、血腥、杀戮.....

我生命中一切，束缚着我的，负面的东西。

好像无比强大，难以摧毁。

此刻却都随着他的死，烟消云散。

更重要的是，曾经我只觉得那样很疼，并没有意识到疼是不对的，是可以反击的。

但如今，我还回去了。

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在通房丫鬟惊恐的尖叫声中离开，又去了趟书房。

沈桐文把一些关键的证据，藏在书房的暗格中。

有一回，他喝醉了，叫我过来时，没留神提防，被我看到了。

我把这些证据拿回去，给了严玄亭。

没想到他竟然头一回，生了我的气。

「你点我的睡穴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一个人潜进宫里，和皇上谈交易？」

「.....」

「还独自跑去敬安候府，杀沈桐文？」

他将我逼到床角，咬牙望着我：「叶絮絮，你不怕死，可我怕你死！」

连名带姓地叫我，看来是真的生气了。

我略一思索，决定以哭泣博取严玄亭的同情。

但假哭是个技术活，我并没有沈漫漫那样出色的能力。

努力了许久，才勉强挤出两滴眼泪。

反而把严玄亭给逗笑了。

我趁机道：「既然你笑了，就说明不生气了吧？」

严玄亭揽着我，叹了口气：「絮絮，即便你不动手，沈桐文也活不过三天。走到这一步，皇上不会留他，也不会真的动我。」

他说的，其实我杀完沈桐文就想明白了。

哪里就有那么巧的事情，我说要杀沈桐文，皇上就立刻拿出了毒药。

他早想好了吧。

不是利用我，也是利用严玄亭。

还好利用的是我。

「我知道，你肯定留了后手。」我说，「但我知道他把证据放在哪里啊，由我出手更稳妥一些。你救了我，我也要救你一次，才算公平。」

我顿了顿：「何况，我也不是全然为了你。沈桐文从前那么对我，我是替我们俩报仇。」

严玄亭笑了起来，眼神一霎变得温柔。

「絮絮，好絮絮，我真高兴，你学会了爱自己。」他亲了亲我耳侧，哄着我，「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俩，你再多说两遍给我听，好不好？」

我说：「严玄亭，你得好好养着身子，我还想和你去过你之前说的，我们俩的余生。」

他明澈的眼底光芒闪动，伸手把床幔勾了下来。

「夫人的情话太好听了，再说两句来听听。」

我们整理完下床时，已经是中午了。

严玄亭让春雪把午膳直接端到了房里。

吃饭时，我问他：「严玄亭，你一开始要娶的人，是沈漫漫，是不是？」

他将一只虾饺夹进我碗中，笑着道：

「怎么会。絮絮，我一开始想娶的就是你。如果嫁过来的不是你，我也会想办法让她变成你。」

我瞪大眼睛望着他。

严玄亭同我讲起他喜欢上我的缘由，说他许久前就见过我。

我听完，有些匪夷所思。

「所以你是看见我杀人，然后喜欢上了我？」

严玄亭一口甜汤呛在喉咙里。

「絮絮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念头？」

他苦笑着摇了摇头，略一沉吟后，却道：

「不过，倒也不算全说错。我见你杀人时，想到了久月，虽然我们自幼清贫，但她被我保护得很好，连杀条鱼都不敢。」

「第一次见你杀人的时候，我只是好奇，这个小姑娘，怎么能这么冷静呢？后来看得多了，渐渐生出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荒唐的念头——我想把她娶回家，好好地护着她，让她不要再杀人。」

他动作轻柔地捉起我的手，凑到唇边吻了吻。

「我想让这双手，不光握刀剑，也要碰一碰笔墨书画，胭脂锦缎，金玉首饰，花草水流。」

那只手扣着我的手腕，将我扯进他怀里。

「还有，与我十指相扣。」

14

第二日，严玄亭带着我拿给他的那些证据，进宫去找小皇帝商谈。

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天黑后才回来。

我眼巴巴地望着他，严玄亭笑着凑过来，亲了亲我的鼻尖儿，亲昵道：「絮絮放心。」

好吧。

我放心。

我一身高强的武功，于十日后消失了大半。

原本能轻易跃上房顶，如今只能勉强爬一爬树，翻上墙头。

出剑的速度，也明显变慢了。
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小皇帝的圣旨到了。

他将沈桐文的死定性为江湖仇杀，与严玄亭无关。

然后罢了严玄亭的丞相之位，给了他一个新的官位，叫什么礼节学士。

宣旨的人走后，我看着严玄亭，半天没说话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这就是你那一日和皇上商谈的结果吗？」我问他，「我好像……从未听过礼节学士这个官名。」

他笑了起来。

「自然没听过，这是皇上专门为我原创的官职，管宫宴与皇城礼节的。品级高，俸禄高，却无实权。我同皇上说，我还有夫人要养，须得赚钱。」

他伸手扣住我的手：「当不了权臣，以后只能做一做贪官了。」

严玄亭自然是当不了贪官的。

我始终记着他那一日说过的话。

他说他做官，是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他不当丞相前，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是向小皇帝请命，开国库，修好了籍江的堤坝。

而礼节学士这个官，的确很闲，还很有钱。

小皇帝大概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赐下不少金银。

但其实严家一点都不缺钱。

严久月听说严玄亭没钱了，随手从匣子中抓出一把金叶子，往我荷包里塞。

「尽管用，不够再问我要。」

严玄亭笑着说：「我哪里没钱了？只不过逗着絮絮玩。你还是留着，给自己攒嫁妆吧。」

严久月往旁边的楚慕脸上扫了一眼。

楚慕立刻自觉地说：「我明日便遣人来提亲。」

她嗤笑一声：「听你语气如此勉强，大可不必。」

在他们俩又一次吵起来之前，严玄亭及时拽走了我。

闲来无事，严玄亭便开始教我读书练字，甚至还学了一些工笔画。

其实学诗学画都还好。

但这人总是教着教着，就教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诗句上去。

比如「芙蓉帐暖度春宵」。

比如「昼骋情以舒爱，夜托梦以交君」。

情到浓时，他还在我耳边念：「折柳飞絮不问君，今宵沁雨总眠春。」

但即便这件事这么频繁，我还是没能怀上孩子。

楚慕来诊脉，说是我寒毒入体已久，哪怕解了毒，也伤了根本。

即便慢慢调养，说不定也要十年八年才有好转。

严玄亭听完，十分随意地点了点头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便早些回去准备你与久月的婚事吧。」

楚慕愣住：「……啊？」

「我与絮絮没法有孩子，便只能看你们的了。」

来年春天，严玄亭与我又成了一次亲，这一次是拜了堂的，补了之前缺失的环节，小皇帝还来府中观礼。

自从严玄亭不当丞相后，小皇帝也不像从前那样防着他了。

甚至见他身体一日日好转，也不意外，还假模假样地道：「严卿从前便是为朕、为朝廷和百姓太过操劳，身子才会那么弱，如今歇一歇也是好的。」

严玄亭笑容未变：「皇上说得是。」

小皇帝人不但来了，还带来了一尊巨大的玉质柳雕。

他望着我，像是那天夜里我并未威胁过他一样，笑得很是温和。

「这座玉雕，与严卿的夫人甚为相配，就当是朕给你们的新婚贺礼了。」

看在玉雕很值钱的份上，我并没有再说什么。

新婚第二日，严玄亭带我严久月去郊外，春游踏青。

我与严久月放纸鸢放累了，便各自回来休息。

严久月跟着楚慕去泛舟，严玄亭则把我带到另一侧湖边。

我问他：「来这里做什么？」

严玄亭没有立即应声，折下一枝盛放的、细长的柳条，晃了晃。

无数轻盈的柳絮被风承托着，纷纷扬扬，向着阳光而去。

自由无拘束。

他转过头，笑着对我说：「絮絮，你看，这是你。」